



#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

□宋扬

夜深人静,我戴上耳机欣赏歌曲。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……”——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让我的记忆之门裂开了一道温暖的缝隙,往事热流一般缓缓淌出。

母亲,你这辈子最骄傲的是生了我和妹妹。虽然我和妹妹考上的都不是名牌大学,但在我们村,两个娃儿都成了“端铁饭碗”的,还是不多见的。你为人低调,唯让邻居艳羡我带你到过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重庆旅游时,你绝不藏着掖着。你是想证明,你的一儿一女是有出息、有孝心的。这是一种内心满足的外显——你觉得自己那些年吃的苦,都有了回报。你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“人啦,要先苦后甜!”

母亲,你是1949年生人,生过四个孩子。在我与妹妹之间,还有一个夭折了的三妹。大姐是早在我两岁时就离开了的。正是大姐的早逝让你和父亲对三妹的病情不敢有丝毫怠慢,你们见势不妙,第一时间就把刚出生的三妹往县城的医院送。医院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,只记得你和父亲回来时,父亲哭丧着脸,你红肿着眼。你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两个新崭崭的搪瓷碗——父亲在县城买的,用来打医院食堂的饭。三妹没保住,留下了两个搪瓷碗。

母亲,你每见一次碗,就流一次泪。父亲看不下去,把那两个搪瓷碗藏到柜子的最底层。直到四妹降生,家中又有了新的生命,父亲才翻出那两只搪瓷碗。碗依然新崭崭的,你一边流泪一边笑,在你看来,是否一只碗是三妹、一只碗是四妹?

母亲,你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父亲在上海、深圳打工的那十来岁,需要动扁担的农活,你绝不让我做,只让我们帮着干一些手工活儿。“双抢”时,你实在忙不过来了,才让我们用小背篋帮着背一背。你心疼我们正在长的身体,不让我们挑担子,你是怕我们被担子压坏了、不长个儿吗?

母亲,我的同龄玩伴中,读完高中的没几人,能读上大学的仅两个。初中一毕业,他们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,其中不乏读书比我厉害的人。你和父亲看得远,发狠了要把我和妹妹都盘出来。为供我和妹妹读书,除了种自己吃的口粮,你夏天种生姜、生蘑菇,冬天栽莴笋、点土豆,一年四季忙忙碌碌。几乎每天,你天不见亮就出门,挑了蔬菜去附近几个乡镇集市售卖。听说县城生姜价格高,你又去了县城,来回四十公里,都靠两只脚板。你吃了远比村里其他妇女多得多的苦。夏天,忙完一天的活儿,鸡鸭进笼了,锅碗洗了,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,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滴水了,沐浴后的你才得空儿在电风扇前的圈椅上闭上眼睛吹风。这一天,你的双手伺候过一整担蔬菜,伺候过坚硬的粮食,伺候过乱跑的鸡鸭,伺候过沸腾的猪食,伺候过洗衣盆里浸满汗水的衣服,此时,你的手松弛下来,你太累了。你坐在圈椅里一动不动。此时,风是仆人。只有此时,你无忧无虑地享受着风的伺候。能在劳累一天后,静静地吹吹风,于你而言,就是天大的满足。风,定格了你幸福生活最高想象。

母亲,在你身旁,我和妹妹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。口哨声有金属质感,如钢丝振颤。那夜梦中,你变成了一棵老榆树,我和妹妹变成金甲虫,绕着树飞来飞去,挥着闪亮的翅膀……

母亲,你心善。冬腊月,近年关,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拉下面子,提着蛇皮口袋挨家挨户“化米”,隔三差五地,要来好几拨人。你知道他们苦,就算自己再招架不住,也要装上半搪瓷碗米给他们。有时,你觉得给得太少,还会补上一句:“幺婶(二大爷……)对不住哈,我们屋头也没多少米了……”拿到米的眼圈红红的,低了头,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有时,外村甚至外乡的也来讨米,哪怕少给一点,你也从不让他们空着走人,更不会把两扇木门砰地一关,让老人难堪地伫立在屋外。你送“化米”老人出门的场景是留在我记忆里最难忘最温情的画面。

母亲,不知不觉中,你早已把爱、勤劳、善良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间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。

# “臭美食”滋味长

□朱晓梅

中国人的味蕾总是与众不同,对于臭味饮食可谓情有独钟,譬如臭豆腐。每年商品展销会,长沙臭豆腐的喇叭声比比皆是,一路过去,臭不可闻。总有人端着盒子,用牙签挑着边走边吃。没去过长沙,也没吃过火宫殿的臭豆腐,总怀疑臭豆腐在我们这里变了滋味。你想,用辣椒油、葱花、芫荽等一系列作料装扮后的臭豆腐,还是原滋原味的臭豆腐吗?不过,油炸的时候,真的臭,臭飘十里。然而,围而买者众矣。十字街的“巧儿臭豆腐”,“臭名远扬”,据说已是品牌。对于吃货来讲,臭豆腐是道美食,鼻子虽吃亏,但嘴巴已享受,灵魂亦洒脱。

在楼上,偶尔闻着臭味,总怀疑化粪池泄漏。久而久之,终于发现对面街上开了家卖螺丝粉的铺子,臭味就是从这家店散发出来的。螺丝粉虽臭,店铺却门庭若市。孩子闹着吃,打包回来,臭味如影随形,电梯里禁不住有人发问,端的啥?然后感慨,真臭!打开食盒,臭味更加强烈。螺丝粉类似于粗粉条,可孩子吃得津津有味,还友好地挑出一筷子:“尝尝吧”。酸、辣、绵软,回味悠长。本着和谐一家亲的原则,我点头:“还行”。孩子让网上购买,下单时发现居然要一个月后才发货。终于等来时,迫不及待地按说明操作,满屋洋溢着臭味。螺丝粉是什么时候风靡全国的呢?似乎是“随风潜入夜”,悄无声息就遍

布大江南北了。想当初方便面肆意横行的时候,闻着就让人心生向往,口水长流。记得在四川达州读书时,有次搞活动,五个方便面包袋可换一袋。于是,我们寝室里集体买了来,拆了袋子陆陆续续换了好多。那段时间,整个楼层都氤氲着方便面的气息。以至于后来,我闻着那味就反呕,并且多年不吃方便面。想而不得让人惦记,过犹不及让人反感,万事都有个“度”来量化。

螺丝粉煮得多了,终于发现了臭的来源,原来就是那包酸笋。去了酸笋煮,孩子说,咋没那味道了,不好吃——臭的味道也让人念念不忘,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。记得好友在南京某县当记者时下乡就餐,总觉得馆子里飘浮着大粪味,心里疑惑附近有厕所。最终,端上来一盘菜,是挖空的南瓜,里面蒸着臭豆腐。真的很臭,也真的好吃,以至于她没齿不忘,记叙时笔下生花。

中国人的饮食,外国人大约很难理解,比如皮蛋,他们就望而生畏。倘若要他们尝尝苗家的“百草汤”,要是知道主料是牛肚子里未消化的草,可能会大惊失色,立马敬而远之。所以,这臭的饮食,饕餮者是玻璃照着清泉水——嘴里不说,心里明白,嗅觉不重要,滋味悠长就行。这就应了那句话: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

# 大山的守护神

□蒋延珍

久居城市,喧闹嘈杂与污染让我们向往大山,想寻觅泥土的芬芳与那份安静。空闲之时,我邀约了朋友去金堂县的山里寻宝。

山路弯弯,野花零星地开着,绿色葱茏,散播着春末的气息。来到三学寺的上寺,我们看到了被四川省林业局重金救活的两棵古香樟树,一棵树要两人合围才勉强抱住。两棵树处于高峰,高数丈,听说常被雷击。

从山路来到中寺旁,我们找到了一株有一千多年的雌铁树。通过推算,它从唐朝经风雨而来。铁树难开花,开花需要60年,但它是千年树神,如今年年七月都开花,一开就是半年。我们依稀看见它硕大的花朵,这花朵如许多珠玉堆砌的半球状,中间有羽状红叶,红黄相间就像古代状元的顶戴花翎。这珠铁树并不高,枝丫蔓延宽,主干承受不了岔枝折腾,村民给它的粗枝丫处垫上了砖。

说起树神之所以能长久存活,除了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,村民们也功不可没。中寺下面离铁树不远住着一对夫妻,徐大爷和钟婆婆,这两位高寿之人,对铁树满含深情。

有段时间,三学寺被破坏,也危及到古铁树的命。当年徐大爷是武装队长,他好心保护了一批人。徐大爷德高望重,一呼百应,村民都支持他,势要与铁树共存亡,日夜守护在树旁,终于保住它们。即使在有人大肆砍伐树木的时候,徐大爷都始终守护那些古树,坚持带人多植树护水土,因此,龙泉山脉中段的古树得以保存,如今植被茂密。

徐大爷多年义务看护这些树木,山上有绿色覆盖,才吸引了来山间休闲的人。一次,雷电击中了三学寺上寺前面的那棵大树,火燃起来,浓烟滚滚,徐大爷带领儿孙赶紧灭火,后来乡亲们也陆续赶来合力浇灭了因雷击引发的火焰。

徐大爷也担心游客没有熄灭的烟头,还

有乡里乡亲祭祖烧纸引发山火。有一次,他正在家里吃饭,山对面燃起烟火,他赶紧丢下饭碗,一边跑一边呼喊,发现还有几个孩子被火包围着,他们不顾一切一次次冲进火里,总算救下孩子,扑灭了山火。徐大爷被烫伤了手臂,一看是儿子和村里的孩子,徐大爷感到后怕,他主动把护林灭火的任务扛了起来。

他虽时时绷紧着火灾猛于虎的弦,但感觉没人帮助总有点力不从心。好在如今提倡文明祭祀,不烧纸不放鞭炮,可以摆鲜花,对山林减少了一份火的威胁。

九十多岁的大爷,为何不随儿孙进城生活,反而住在已建起五十多年的泥墙瓦房里?钟婆婆咧嘴笑道:“我这里至少有泥土有树木,我老了就想有捧土,要与老头子一起看着这些树啊。”朴实的话语是她对乡土的热爱。

后来,儿孙们再也不劝他们进城了,时常回来看望他们,也加入到义务护林的队伍中。重孙帮忙写了很多宣传森林防火的标语,他们还召集了一批防火志愿者。

对于住在山里的生活,徐大爷很满足:“周围几棵大核桃树,自家喂的鸡,胡豆拇指大……早晨3个醪糟蛋,每天走20分钟路去看树,儿子隔三岔五送东西拿钱过来,喝的山泉水,政府也给养老金,这身板加上清新的空气,我可以再活20年。”徐大爷得意地说道。

不知不觉在大爷家的院坝里聊了两个多小时,远望对面马鞍山张家沟,心旷神怡,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山中感觉不到时间。老人一个劲留我们吃午饭,把半撮核桃给我们吃并让带走。钟婆婆站起身,她腿脚不好连走了几转,找出一箱牛奶要每人带上一盒。

徐大爷夫妇诠释了山里人的纯朴善良,徐大爷默默守护着这方山林,犹如这里的山神爷。树木是大山之魂,青山碧水与人类相互依存,我们尊重爱戴大山的守护神。